



越界的挑战

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

主编 钟雪萍 劳拉·罗斯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越界的挑战

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

主编 钟雪萍 劳拉·罗斯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ISBN 7-80681-101-X

I.越... II.①钟...②罗... III.妇女学-研究-西方国家 IV.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4943号

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

主 编:钟雪萍 劳拉·罗斯克

责任编辑:汝 东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11.25

插 页:2

字 数:283千字

版 次: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

ISBN 7-80681-101-X/C·001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 谢

此书的前身是一本读本,是为 2001 年夏在复旦大学由复旦和哈佛大学瑞克立芙学院妇女学协作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社会性别教学与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准备的。在此我们向为研讨班提供资助的福特基金会表示感谢,也向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表示感谢。尤其感谢中心的主任彭希哲教授以及王菊芬教授、马笑冬教授。

同时也感谢帮助完成此书的各位同事与朋友。首先感谢参与准备并参加研讨班的诸位来自波士顿几所大学的教授和学者。她们是柯临清教授(Christina Gilmartin)、莎琳·海斯-拜博教授(Sharlene Hesse-Biber)、高英好教授(Gordona Rabrevonic)、莫德米特·若伊教授(Modhumita Roy)、索尼亚·赫夫克斯教授(Sonia Hofkosh)以及帕特莎·阿伦德女士(Patricia Arend)。她们分别来自东北大学、波士顿学院、塔夫茨大学,这些均属于瑞克立芙学院妇女学协作研究会的成员院校。

其次感谢各位译者和校对者。他们是康宏锦、曾茗、马元曦、王丹宇、张玉平、张晓红、刘梦初、刘东晓、易素梅、许曼、刘永强、王政和陈玮。

2 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

另外感谢吴凡、胡爱群和曾茗，她们在完成这部书稿的不同阶段中付出了时间和精力。

最后感谢国内的朋友陈惠芬和钟雪燕，感谢她们为出版此书所提供的帮助。

钟雪萍

劳拉·罗斯克

2002年6月

前言： 在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 思想交流中寻找共识

2001年7月23日到28日哈佛大学瑞克立芙学院妇女学协作研究会的七人代表团与复旦大学妇女中心合作,在复旦大学成功地举办了有来自全国部分大学的30位学者教授参加的跨学科“社会性别教学与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作为准备研讨班的项目之一,瑞克立芙学院妇女学协作研究会负责选译并装订了一个读本。那读本便是本书的前身。经过认真地重新筛选和校订,此译著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当今,国内已有诸多关于社会性别与妇女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理论译著存在的情况下,这本书有何特色?简单的回答是,这本译著强调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和妇女学的跨学科性及其重要性。它不但在现存的翻译介绍基础上为妇女研究提供又一新视角,而且强调要把妇女研究、妇女学学科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放在一个复杂的、宏观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且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作为一门学科,妇女学同时又一定是跨学科的;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没有跨学科的视野便无法真正认知以及认识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学的作为新型的知识形态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惠芬研究员的帮助,我有

机会了解了近二十年在国内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状况。^①很显然,国内在翻译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潮这方面一直比较活跃,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和信息。与此同时,这些译著也反映出迄今为止对国外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介绍的大致格局是一般以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权威性文章为主,每本译著又有各自的学科或理论侧重点,比如文学、大众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神学、“怪异”或“酷儿”理论,等等。正如前面刚刚提到的,我们主编的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要突出并强调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被忽视了的特性,即其多元性和跨学科性,以及这一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在于其理论资源以及理论流派的多元。除了一般广义的诸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流派,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形成是在与各种理论资源的对话和争论中出现并不断变化的。过去如此,当前如此,今后也将如此。这是由女性主义本身的特性及其关注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所决定的。在各类理论流派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考也就成了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对话和互相吸收与质疑也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形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即多元性。具体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成和变化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背景中——即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现代化背景中——出现的并与这一大背景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首先来自于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解放而建立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和心理结构的“解构”与批判,并为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结构而提出理论根据与实践的蓝本。在理论实践中,女性主义者批判地吸收各类理论资源,既指出各类理论中的男权中心倾向——即对妇女问题的视而不见甚至歧视和敌意——同时又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逐渐形成各种女性主义思潮和观点。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欧洲启蒙运

动,到马克思主义,到各类社会及人文理论流派,从现代主义到各类后现代主义流派,对女性主义理论都有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真正理解西方女性主义,就必须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当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就此深入讨论。主要希望强调我们主编此书的动机之一在于突出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多元性和其中的内在联系。从我们收集在此的文章以及编排的方式中,读者可以看出各位作者的各自特点,以及她们在不同程度上所受到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话语等在内的各种理论的影响。同时,在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笔下,这些理论又被质疑和批判地运用。也就是说她们不是盲目地借用并从事理论到理论,而是试图通过更有穿透力的批评视角进而帮助读者理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应该如何注意并理解那些与妇女现实生活和地位有关的问题及其根源和复杂性。

与多元性紧密关联的特点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的跨学科性。可以不夸张地说,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妇女学(Women's Studies)从一开始就是以跨学科为其主要特征的。^②这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有关,也与妇女问题的复杂性有关。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来说,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妇女解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说妇女解放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极其重要的革命的话,它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挑战——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同时,妇女在争取解放、反对压迫和坚持正义与平等的实践及其现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族群及国家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而这些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又随着更大范围的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由西方现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势政治和文化形成了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关系的话,那么刚才提及的不同点和侧重点就必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得以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女性主义和

妇女解放同时又具有国际性。它关注的是妇女在特定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和处境,更关注那些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边缘地位,或其他不平等地位的以及妇女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对这些原因的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妇女学——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大学中以学科形式存在的实体——就有了跨学科这一基本特点。

尽管由于现存传统学科的霸权或者强势地位使很多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局限在自己所在的学科中,但事实上妇女研究历来都是跨学科的。理论资源的多元性在女性主义理论实践中就体现在它的跨学科性上。可以说西方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发展的过程就是跨学科或者说学科之间的影响与反影响。

必须说明,在西方,“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并不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清楚的概念。要定义它首先也许先要用它“不是什么”这样的反推来界定:它不是简单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集合。多学科集合的意思是把几种不同的学科放在一起,但学科互相之间并没有认识到其内在互相联系。不是说学科间没有内在联系,而是说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认识到。因此,有时尽管把几种学科放在了一起,但人们还是各说各的,不注重、不鼓励,甚至不容忍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和挑战。后者可以用汉语的“门户之见”来形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特点就是向“门户之见”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挑战,指出“门户”本身并非天然而成的,因此也不是不能被质疑的。传统的门户分离或分类产生的边缘、疆界和沟壑往往就存在着很多盲点,而只有借助于“外界”的力量来打破疆界才能进一步看清那些盲点掩盖的是什么,从而质疑乃至打破疆界带来的权力关系。跨学科要求的是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挑战,互相的对话甚至协作。妇女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妇女的现实生活与地位以及决定她们生活与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使

得妇女学一定是跨学科的,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地理解妇女学的重要性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这里让我就本书所选的文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苏珊·波德(Susan Bordo)关于厌食症的文章。波德是位哲学教授,但是她发表的这篇文章在社会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在于她对厌食症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以及她跨出学科“疆界”,对一个社会学范畴内的研究内容既作了具体调查,又对它产生的文化原因从西方哲学史的内在矛盾的角度加以分析,给社会学界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个例子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它的作者是国内不少读者熟悉的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者琼·斯格特(Joan Scott)。十多年前,在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斯格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提出挑战和质疑,指出史学界的“性别盲点”来自自认为客观的历史观,而事实上历史观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③男权中心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学中“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以及妇女的历史被忽视、被淹没。因此斯格特提出“社会性别”(gender)应该成为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尽管在斯格特之前,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应把“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理论根据,但是斯格特的文章将此观点推而广之到史学领域中,影响很大,极大地促进了史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

在发表了她第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的10年后,斯格特又发表了一篇重新思考“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在我们这本书中。在文章中,我们再次看到来自史学以外的批评理论对作者的影响。斯格特对“gender”和“sex”这两个概念用法中不断出现的混乱及其原因从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角度进行剖析,指出这两个概念的混淆表明女性主义理论在发现 gender 这一概念的同时把这一概念与 sex 对立了起来,无形中把前者

看成属于社会的范畴,把后者放到了“自然”的范畴内,而没有认识到所谓“自然”的范畴也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形式。由此观点出发,斯格特进一步讨论了十多年来女性主义理论中对“社会性别”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重申不应简单地把“社会性别”当作已经固定和预先知道的知识范畴,更不应将它变成“性”、“女人”或“妇女”的代名词。她强调要不受“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困扰,就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一对立本身就是人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经济、政治和性欲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以理论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认识也应该更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性别”只是“社会”人为地建立在“自然”上的固定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强调,“在政治领域里,只有当妇女因为其性别受排斥时,她们的差别才变得显而易见了。因此,性别差异是妇女受排斥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把性别差异看作是政治上或经济上排斥的后果而非原因,是斯格特对“社会性别”概念重估的一个重要观点之一。

斯格特的文章对“社会性别”重新思考的重要性在于提醒我们,这个有效的分析范畴并非完善,无懈可击。在多年的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说明理论上尚有其他盲点,并说明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如果它成了妇女、女性、性(sex)的同义词、代用词或对立词,那就说明这一范畴的有效性可能被削弱,因此在理论上必须得不断地有所警觉并加以清理。在她所作的理论清理中,斯格特再次跨学科地运用了来自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些思考。无论其他学者如何评论她的观点,她认为“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需要重新认识这一前提是被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所认可的。

除了诸如苏珊·波德和琼·斯格特这些学者个人研究的跨学科的特点,本书本身也是跨学科的。收集在此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不一而

足。分开来看,她们的文章似乎是关于不同的个案或问题,似乎没有明显的外在联系。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无论是对“社会性别”这一范畴的重新思考,对如何定义“妇女”(woman/women)和“女性味”(femininity)的争论与探讨,对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结构的从女性主义角度的再认识和再批评,对西方哲学中二元论对现代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还是对妇女学科建设中的经验和继续存在的问题等等,作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与已有的各种理论、观点和实践的对话。我们选编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这些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它们共同显现出的历史和国际大背景。

在斯格特文章后面,本书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又都有一小段前言或者说提示,分别由劳拉·罗斯克(Laura Roskos)博士和莫德米特·若伊(Modhumita Roy)博士执笔。加进这些提示的目的是进一步帮助呈现各部分文章的重点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我个人认为这些提示同时把这些文章以及它们的作者放进了其本身特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从而也就提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性以后,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可以从这些作者的思考中得到哪些借鉴和启发。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尝试能帮助促进已经在一些大学或学院里开始的发展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对话。由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多多包涵。

钟雪萍

2002年6月

注释

① 陈惠芬研究员强调她提供的书单有遗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看出一个概貌。书单中包括:西蒙·伏·波特娃著《第二性》,凯特·米丽特著

《性的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劳拉·斯·蒙福德著《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珍妮弗·克雷克著《时装的面貌》(中央编译出版社),玛丽·伊格尔顿著《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珍妮特·希伯雷·海登著《妇女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温德尔著《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三联书店),卡尔·霍尔奈著《女性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时事出版社),埃琳·肖沃特著《妇女·疯狂·英国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理安·艾斯勒著《圣杯与剑》(社科文献出版社),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凯瑟琳·巴里著《被奴役的性》(江苏人民出版社),吉尔·里波著《第三类女性》(湖南文艺出版社),王逢振主编《“怪异”理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除此我个人还发现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先锋译丛7,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② 最近几年,美国不少大学的妇女学部(Women's Studies Program)纷纷更名,大都改成“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这一更名现象引起不少争论。这些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学本身的多元和非一致性,也表明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

③ 斯格特此文已有中译,名为《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收录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151—175。



前言：在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思想交流中寻找共识

..... (1)

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思考..... (1)

第一章 关于“女性特质”的几个思考

提示..... (22)

概念的设定..... (25)

调协时间：世纪末中国城市的“青春饭”..... (58)

厌食症：心理病态的文化折射..... (81)

第二章 关于“妇女”的教与学

提示..... (122)

从女性立场出发交谈与倾听：女性主义访谈与分析

方法..... (125)

嬉戏、“世界”游历与爱的察看..... (154)

傲慢的概念——世界漫游和多元文化女性主义：

女性生殖器切割手术的个案分析..... (171)

2 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

第三章 强调妇女的主观能动性

提示	(210)
郊区灾难与情景喜剧	(214)
女性主义者试穿冷战后的运动鞋	(240)
诱人的工作和消费周期	(260)

第四章 关于女性主义在大学

提示	(291)
重新组织妇女学导论课——正面对付气愤、抗拒 与现实问题	(293)
妇女学导论课本中女权主义的意义和用途	(305)
被学科学科化? 在妇女学中跨学科研究任务的 需要	(329)

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 进一步思考

琼·斯格特

(Joan W. Scott)*

过去 10 年,关于社会性别和政治的学术研究作品很多,影响也很深远,想对此进行总结或综合是不可能的。我打算对一些普遍的观念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对这些分析当中用得最多的一些词提出重要的评估,如果不是修正或重新构成概念的话。

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别:“原则上
有用,但并未广泛采用”

1992 年出版的第三版《美国传统英语辞典》是这样界定“社会性别”(gender)一词用法的:

“Gender”这个词,传统上主要用来指语法上“男性”、“女性”和“中性”的概念;但是近年来,这个词在用来指以性别为基础的范畴时,已被广泛接受,譬如社会性别的鸿沟和社会性

* Joan W. Scott, “Some More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Politic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9—222.

别的政治。这种用法得到很多人类学家的支持,他们用 sex 这个词来指生理范畴,而用 gender 来指社会或文化范畴。根据这一条规则,我们可以说,“药物的有效程度看来取决于病人的性别(不是社会性别)”。但是又说,“在农业社会里,社会性别(不是生理性别)角色的定义可能更清楚些”。这样的区别,原则上有用,但并未被广泛采用,而且在不同层次上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上面最后一句话是关键,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往往无力坚持语义的确切性,也意识到女性主义在区分社会定义和生理定义时的困难。无论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怎样坚持给 gender 这个词下定义(在强调其“社会建构”的同时,排除其所有的“自然”内涵),她们也无法阻止别人滥用。在普通对话中,“性别”和“社会性别”既用作同义词,也用作反义词。有时候,“社会性别”仅仅是“性别”客套的委婉词。不仅如此,不少学术著作和文章也把“社会性别”和“妇女”当作同义词来用,比普通老百姓也好不了多少。而原先引进 gender 这个词,就是要把生理的和社会的(自然和文化,人体和思想)区分开来。

学术界尽管做了很多努力来解决定义上的混乱——从号召严格控制这个词的用法到建议取消这个词,不一而足——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我们要看到,把 gender 和 sex 混用的倾向是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的表现。问题之一就是很难在文化和自然是对立的这一观点范围内解释(或表现)人体的社会构成。在讨论性别差异时,gender 无法代替 sex;而 gender 则总得把 sex 作为其意义的最终基础。在把 sex 包括在 gender 内时,就不能不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了。那么,看上去是概念和术语的混乱,实际上正是体现了 sex 和 gender 两词之间,缺乏清晰的区别。

Sex 和 gender 两词表面上似乎清晰的区别还模糊了一个事实: